



周涛口述自传

一个人 和 新疆

周涛——口述
朱又可——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一个人和新疆

周涛 口述自传

周涛 —— 口述
朱又可 —— 整理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 / 周涛口述；朱又可整理.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5360-6794-3

I. ①一… II. ①周… ②朱… III. ①周涛—自传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1159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文 珍
技术编辑：凌春梅
漫画作者：黄永中
装帧设计：棱角视觉

书 名	一个人和新疆 YI GE REN HE XIN JI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20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追赶自己的鞋子（代序）

周 涛

“我是谁？”

“我在干什么？”

“我的生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和必要？”

“我因何而来，又为何而去？”

“我会不会只是一只浪费粮食的动物？”

.....

这一类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假若穷追不舍地自问下去，至少在数量上可以达到《天问》的水平。在任何一个时代，人类对客观世界和内在心灵的疑问都是同样的多，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而稍减。

人在本质上是多疑的。只不过多数人在关注切近的生存利益之下已筋疲力尽，没有余力再来关怀这种终极而空洞的问题了。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节奏声中，人们忘记了更重要的——时间就是生命。因为生命需要金钱，结果金钱重于生命。因为金钱重于生命，所以有了为金钱而不惜损害别人乃至丧失自己生命的人。不同时代的崇高蒙上不同的价值取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为自由而不要命的。

但是为了自由而不要命的，在今天已经不时髦了。今天时兴的是为了钱不要命。

毫无疑问，这是时代的一种不大不小的变化。

因为命是未经过自己的任何努力就有了的，所以体现不了价值，在一个生命诞生之前，它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奋斗，得来全不费功夫。

以此为资本，开始了人的聚敛财富的一生，这是真的“无本生意”。

生命是别人给的，金钱是自己挣的。别人给的东西视为必然、应该，自然不会在意；自己挣的东西倍觉来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人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这很明显。

因此，对于人生来说，一场追赶自己鞋子的运动由此开始。

人在不断追赶自己脚上穿的鞋子，却永远也追不上，因为鞋子总是要比脚大一点，脚在鞋中追赶鞋，鞋随脚动，鞋总在前面。诚如一个人追自己的影子，影随人动，只要日光在后面，影子是追不到的。

永远追不上，永远又在追，直到脚的运动停止，鞋脱下了，扔在一边。

因为脚而产生了鞋，因为鞋的重要性而使脚忘了自己，最终为了鞋子而丧失了自己，这也是一种忘“我”。

应该珍惜的本来是脚，脚代表生命，但人之所以与兽区别，在于唯有人的脚穿鞋子，鞋代表文明。人的脚被各式各样的鞋弄得越来越娇嫩了，不再能光着脚在石砾、刺丛之上任意奔跑了。脚被鞋保护，也被鞋捂酸捂臭。脚再也离不开鞋，鞋成了脚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脚这个生命来说，鞋不仅仅是金钱，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各式各样的鞋就是各式各样的文明，资产阶级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拜金主义和野蛮掠夺啦，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啦，《资本论》诞生和《共产主义宣言》的出世啦，各个时代的文明，都是人类脚上的鞋。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由各种各样的鞋组成的历史。

鞋像船一样，停泊于黑夜，启碇于白日，鞋的愿望不仅是保护脚，而且还要运载、超渡脚。

而脚成了鞋的顾客，它不仅把自己交给鞋，而且还因崇拜而追赶鞋。

追赶自己鞋子的运动是很迫切的，像马拉松长跑一样，人人争先恐后，个个舍命相拼，没有人甘愿退下来坐在路边的草地上，去平静地欣赏周围优美的风景。

谁敢说鞋不是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或附了咒语的魔物？谁知道鞋

的魔法将把脚引向何处？

有一个童话极富深意，那就是那双有名的“红舞鞋”。鞋的魔力和对于鞋的象征隐喻，在这里得到了彻悟——谁穿上它谁就疯狂地跳起来，旋转啊，舞啊，精疲力竭却又欲罢不能，直到跳到累死为止。

红舞鞋是美丽的，令所有的人向往。

红舞鞋同时又是可怕的，置脚（生命）于死地。

鞋大于脚，正如一个时期的文明大于人。人正是这样受到文明的保护、制约、驱动的。人正是这样追赶自己的鞋子的。同样欲罢不能，难以超越其局限。

有一个名叫梵·高的红头发荷兰人，妄图摆脱他那个时代的鞋，他放弃了追赶那双鞋的权利，赤足去寻找真正的生命状态。他死在寻找生命的路上，非常孤独、痛苦。

他死后，变成了一双鞋。

他放弃了鞋而最终变成了鞋。

巨匠啊——巨大的鞋匠啊！对那些创建文明业绩的人，人们是用感激鞋匠的态度来对待的。

莎士比亚是不是英国人的一位大鞋匠呢？看样子是。

孔夫子是不是中国人精神上总也脱不掉的那双鞋的制造者呢？当然是了。

鞋是多么厉害！

鞋匠是多么伟大！

在这样伟大的鞋匠制造的各种必不可少的鞋里，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是天足而不是“小脚”呢？我们的可怜的小脚又怎么可能不去盲目地追逐这些“自己的鞋子”呢？

生命啊，鞋啊，两难的生存啊。

“反文化”？无非是脚准备抛弃一双旧鞋的时候；“新文明”？也不过是大批量的新式鞋子上市的时候。鞋和脚相依为命不可分离，脚和鞋如影相随亦步亦趋。

所以，每天早晨人类醒来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自己

的鞋子，然后无休止地追赶它！

人类的包装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人类自身是不是也随之而精致了呢？“在人愈来愈变得猥琐、愈来愈物化为非人的噩梦时代”，鞋子捂得又臭又酸脚味，被香波遮掩，然后创造出一种比脚臭更恶心的味道——现代味和后现代味儿。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小脚是无可避免的。

脚这个生来的劳动者、行动者，这个天生的农夫、猎人，好奇的探寻者，它正无可救药地堕落为老爷和皇上。它沉睡在鞋里和更大的鞋——汽车里，行动者让别人代替它行动，心甘情愿的思想的执行者反过来指挥思想。脚对自身使命的背叛开始了——它只忠实于鞋而不再忠实于思想。

结果是，思想失业了。

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今天就像一个光着脚在大街上走路的怪物。

今天，思想是生病的根据。

如此这般，还说那什么“我是谁”干什么？我是一只脚。还问“我在干什么”干什么？我在追赶自己的鞋子。我为鞋而来，为鞋而去，我没什么必要和意义，我的必要和意义就是证明鞋的存在。

至于我是不是浪费了粮食，管它呢。

假如沦为一种动物了，那没准儿恰恰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你千万不要担心。

在追赶自己鞋子的一生中，其乐无穷！

目 录

1	追赶自己的鞋子（代序）	周涛
---	-------------	----

童 年

1	我来了
3	爷爷
4	父亲
5	父亲被日本人俘虏了

进北京

7	解放
8	芽
10	鬼脸
11	孩子王
13	自卑感

到新疆

15	入疆
17	边城
19	有一个人骑马来自远方
21	命里的街道

中学时代

24	改名
26	罚站
27	班主任
29	挽救
30	文学的开始
32	十本札记

乒乓岁月

34	玩伴
36	北京集训
38	专业队的少年郎
40	饥饿
42	冠军
43	兄弟们

恋 爱

49	暗恋
51	暗恋之外
53	初恋
55	婚姻
56	死灰复燃
57	夫妻

我的大学

61	维语
62	文学向导

“文革”

65	串联
67	长征
69	抄家
71	夺权办报
74	王恩茂
76	一次枪击
80	两支手枪

在伊犁

82	指导员
86	巩乃斯河
88	八只野鸭子

吉木萨尔纪

事

92	下放
94	何处是家
96	势

喀什八年

99	分配
102	秘书
105	闹鬼的院子
108	“三大讲”
112	塔什库尔干的马
114	侦察连的指导员

从军行

- | | |
|-----|-------|
| 117 | 特招入伍 |
| 119 | 命案 |
| 122 | 军区创作组 |
| 125 | 上昆仑 |

新边塞诗

- | | |
|-----|-------|
| 127 | 三人行 |
| 132 | 那个楚狂人 |

解放散文

- | | |
|-----|--------|
| 137 | 惶惑 |
| 138 | 诗文传统 |
| 142 | 哈拉沙尔之行 |
| 146 | 狂 |
| 148 | 放牧汉字 |

老山前线

- | | |
|-----|-------|
| 154 | 通过封锁区 |
| 156 | 谁是英雄 |
| 158 | 拆散的长诗 |

回 首

- | | |
|-----|--------|
| 161 | 读《古诗源》 |
| 164 | 读《全唐诗》 |
| 166 | 新诗十三问 |

文 坛

- | | |
|-----|-------|
| 170 | 鲁奖与茅奖 |
| 173 | 文学码头 |
| 176 | 王洛宾 |

“少将”

- | | |
|-----|-----|
| 179 | 军装 |
| 182 | 七间房 |

父 辈

- | | |
|-----|----------|
| 187 | 父亲的影响 |
| 189 | 莫提娘 |
| 193 | 岳父 |
| 198 | 一条鱼和它的池塘 |

官

- | | |
|-----|-------|
| 201 | 我们班的官 |
| 205 | 王助教 |
| 207 | 当官这件事 |

新疆人

- | | |
|-----|-----------|
| 210 | 面色 |
| 213 | 新疆社会各民族分析 |

217 周涛年表

- | | | |
|-----|----------------|----|
| 225 | 下辈子想干什么职业（代后记） | 周涛 |
|-----|----------------|----|

童年

我来了

公元1946年3月15日的某一时刻，我出生了。关于这个日期，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脑子里还不存在时间的刻度。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对这个日期将信将疑，因为不是我亲眼所见，谁知道她在混乱中是不是记错了。又过了许多年，我弟弟的女儿出生了，她比我小了三轮，生日竟然也是3月15日。这回我彻底相信了，母亲的记忆决不会错。

我出生在山西潞城县马场村，那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当时朱德就在那儿。我母亲和我父亲大约是1936年结婚的，父亲是十五六岁，母亲大概是十八九岁，我母亲比我父亲大。他们结婚十年没有小孩。

我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一天一夜生不出来。有人说在窗户外开枪，一吓就生出来了。最后真的鸣了枪。我生下来比较大，比一般的小孩大。我父亲守了一天一夜，紧张，害怕，就好像在惊涛骇浪中行船一样，不知道母子的生死，心惊胆战，所以给我起名字叫周小涛。

我似乎两岁就有记忆。

我记得在我两岁以前，父母都是八路军，把我寄养在山西一个老乡家里。房东老两口成天不在家，出去下地干活。我躺在老乡的炕上，有一个小老鼠上了炕，我看老鼠，老鼠也看我。小老鼠的眼睛纯真，我们两个互相看，我并不讨厌它。一个小人，一个小老鼠，都是刚来

到人世不久，彼此都没有恶意。

我们家后来到了石家庄，母亲在石家庄高级步校，孙毅是校长，父亲在华北军政大学，叶剑英是校长。这一段时间是1949年前后，我三岁多。

在石家庄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外面去玩，那儿有一片菜地，田野里阳光明媚。我玩了一会儿想回去，周围没有大人，有几个小孩也跑了。回去的路上我看见前面有一块方方的地，像翻过似的，虚虚的。从这儿直走回去离家近，如果绕道就稍微远一点。当时我还在那里想了半天，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不太安全，但走这里近。谁知道那上面蒙着一层土，下面是粪池子，我扑通一声就掉进去了。最后有人把我拉上来，我弄了一身粪，在院子里大人把我衣服脱了，拿水管子冲了一通。

我们住在一个两三层的小楼里，还带着走廊。我在走廊上玩玻璃球，玩着玩着放到嘴巴里了，咕噜咕噜一不小心就吃下去了。我害怕得不行，医生说没事，会排出来。玻璃球当时还比较稀罕，楼上有好几个小孩听说我把玻璃球吃到肚子里，第二天我拉屎的时候，旁边坐了四五个小孩子看着，拉出来以后他们就用棍子扒拉开，拿走了那个小玻璃蛋蛋。

军队训练时，我没事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那是每天的必修课。

有一次在石家庄看话剧，演的是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演完了我跑到后台玩，不知道那些人是没有卸妆的演员，以为真是日本人，我就不理他们，还有点害怕，纳闷日本鬼子怎么在这里好好的，没有人打他们？

一次我母亲带我去洗澡，澡堂里雾气大，都是女人，她们都逗我玩。我没有性意识，但是知道男女有别，多少有点别扭，不太高兴。

我们家从山西去石家庄的时候，坐着大马车，马车上放着被子褥子。我长得圆头圆脑，大眼睛，皮肤又白，到一个村只要有人看见，全村人都跑过来，拿着枣子鸡蛋什么的，都来围观。到哪个村，哪个村轰动，我听到他们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孩！

有一次在华北军政大学的院子里，我和几个小孩在玩。那些孩子的父亲都是很高级别的领导，都比我爹官大。他们的父母碰上了，就站着说话。我感觉到那些领导面色都不太好，都有嫉妒心理，因为他们的小孩往那儿一摆，跟我差远了。我也感觉那些小孩不讨人喜欢，长得也难看。但是他们爹的官都比我父亲大，我父亲也没敢多说什么，但是他也看出来，他们有嫉妒心：老子官比他大，他儿子却比我们的强。这个对比太明显了，高出不是一点，我长得貌若神童，出类拔萃。

我们后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很多外国专家的小孩，美国的、英国的、苏联的，整天在一起玩。托儿所档次很高，收有很多海外留学回来的教授的孩子。托儿所的所长有一张合影照，那么多外国小孩都在边上，所长在中间抱着我弟弟。他小的时候长的出色，外国小孩本来就漂亮，洋娃娃都被他压倒。

不光是我，我叔叔的儿子，现在凤凰卫视当副总裁的周军，他小的时候更是漂亮，我到现在想不出见过哪个小孩比他漂亮。周家有这个血统，小孩都长得漂亮。周军的妹妹小时候也是漂亮得没办法。

我们家血统应该是混血，榆社就是一个杂种地区，匈奴、羌、羯、氐聚集。我觉得我的家族可能和石勒有关系，但不可考证。石勒的墓就在我们村附近，石勒的祖父姓周，石勒是羯人，羯人是欧罗巴人种，从塔什干来的。我们家人皮肤白，我父亲白，我爷爷也漂亮。我问我姨说，你见过我爷爷吗？她说怎么没见过，我经常去你家。我说我爷爷什么样？她说你爷爷你们都比不了，长得排场。

爷 爷

我爷爷叫周弼昌。他上过学，是个小地主，也是榆社一个中学的校董。学校是他的几个朋友留学回来办的，把他拉来做校董。学校每个月给他大约六十块大洋，作为他的工资。他有地，养的有羊、有马，有一座雕花楼。

我去看的时候已经只剩遗址了。日本鬼子把楼扒倒了，砖拿去盖炮楼了。

那个院子挺大，我回去看过，光剩下台阶和门边还能够看出来，仅那个已很气派。后来做了新疆军区副政委的姚铁山将军也是榆社人，小时候每次上学会路过我们村。有一次说起来，我说那个雕花楼就是我们家。他说那是你们家的啊？那是那个村里第一家。我们家的台阶都是大石板砌出来的，门也是石头砌出来的。现在剩下局部，房子是后来盖的平房，亲戚还在那里住。

陈锡联、李德生在山西抗战打游击的时候，挑最好的房子住，司令部就安在我们家。

我爷爷五十来岁就死了。因为我父亲被俘了，我爷爷听到情况后着急，到处找人想办法营救他，急得就吃不下饭了，堵死了。我怀疑是食道癌。我没有见过我爷爷。

父 亲

我父亲周文杰这个人，可能是羯人血统的关系，不大会来事。

他参加革命的时候，夹着一本英文《圣经》去了，他喜欢英文，而且还喜欢天主教。村里有天主教堂，他经常跑去跟外国传教士学外语。他的理想就是出国留学，当时没有地方上学，只好参军了，他脑子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观点。

他在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民运部当干事，民运部是负责招兵买马、做群众工作的。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一块去招兵，结果他一个兵也没有招上。他让人家自愿，人家没有人自愿当兵。可是那些和他一起去的老红军，都招上兵了。最后那个县委书记告了，说有人买马招兵把我们的人绑走，像土匪一样。这一告上面查下来了，查的结果是，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违反政策。组织就想培养这个人。人家找他谈话，说你为什么参加革命？他说了个乱七八糟。问他崇敬什么人？他说最崇

敬阎锡山。你投的是共产党，你要说共产党的人，你说崇敬毛主席不就完了？谁老大崇敬谁。但他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

他终生都带着那个家庭给他带来的色彩，到了革命队伍里，不能够如鱼得水。他完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强迫自己改造，确实改造成了一个纯纯的共产党员，但是人家还是不太喜欢他，不太认他，总觉得他和工农干部不一样。一个是你大小是知识分子，第二是你有地主家庭的烙印，言谈举止、作风、性格完全跟工农干部不一样，一生都带着小地主的色彩。

我父亲参加的抗日青年决死队是当时山西薄一波组织的党外团体，其实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后来变成正规军。决死队初创的时候连阎锡山也没有反对，这个部队是中国当时文化程度最高的。

我父亲是高中生，他在决死队没有打过什么仗，不在基层连队，他做群众工作和文化教员。后来我父亲是陈赓的部下，陈赓是三八六旅的。那个旅被美国人认为是中国第一旅，成分基本都是知识青年，再加上是名将带领，抗日战争初期打了很多胜仗。我父亲一辈子都崇拜陈赓。

父亲被日本人俘虏了

1941、1942年的时候，我父亲得了病，在驻军医院里。日本人来大扫荡，把医院包围了，我父亲就当俘虏。我父亲说他是在这里住院的，是中学英文教师。日本人不信，就吊起来拷打他。我父亲始终没有暴露他的军人身份。当时还有日本兵偷偷给他塞饼干。

一个苦力在那里来回回打扫院子，我父亲就给他做工作，最后两个人偷了一个王八盒子，一块儿跑出来了。那个苦力后来在天津工作。

我父亲跑回来就受审查，但他一没有暴露身份，二没有出卖组织，三没有出卖任何军事机密。我父亲的姐夫是地下兵工厂的厂长，如果